

奇情小說精選

姚 姁 譯



精美叢刊 K 35

奇情小說精選

姚 姁譯

——精美出版社——

奇情小說精選 姚姍譯 定價8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發行
精美出版社／出版

發行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7135273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業字2152號

中華民國74年7月15日出版

郵撥帳號：0017944-1號（希代書版公司）

郵撥九折●郵票通用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奇情小說精選 前言

在科技躍進的猛力提昇下，無形中，人類心智的轉動及脚步也跟著加快了。人們不但事事求快、求新，且在心智上更有分求迥異、求滿足的慾望。柔柔纏綿的羅曼史不能完全撫慰人們慾望的中心，新的慾望中心必須是直接刺激感官、心靈的，且能滿足人們日新月異變的好奇心。

因此，鑑於滿足人類快速的需求，最直接的表達方式，便是把它創作於作品當中。在神祕浪漫的東方，一向利用神奇的靈異鬼怪，含蓄的寄託那分對未知新奇事物的心情，表達對茫然未來的探索。然而在西方世界裏，由於民情傳統的不同，他們就不再是如此的慢節奏了。正如科技文明的探索，他們講求實際效果，同樣是詭譎恐怖的情節，在東方的表現手法是點到為止，再讓讀者細細品味。而西式的表達方式，則是一路故佈懸疑，令讀者提心吊膽，最後終於恍然大悟，拍腿叫絕。所以福爾·摩斯類的推理小說能在歐美大行其道正是此原因吧？！

不過，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而人的欣賞角度也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就此主觀地評斷究竟是西式直接的手法佔上風，或是東方含蓄的筆法吸引人。我們相信，人們探討心靈新境地、追求感官新刺激的心情卻都是一樣的。有鑑於此，精美叢刊特為您推出詭異、神秘、推理、

奇情四部小說精選，就是希望您在熟悉了中國式靈異小說類之後，也能享受到西方步步驚魂的衝擊快感，進而對多種文化與風俗迥異的瞭解。

縱然；由於科技的衝擊，人們不單以羅曼蒂克的感情世界為滿足，也絕非人們就已經摒棄了！在恐怖、懸疑、驚惶的悸動當中，人們更需要溫柔的愛情來撫慰那顫慄的心。奇情小說精選，正是此一涼劑，它在詭譎疑惑當中，卻不忘給您心靈愛的撫慰。肚皮舞孃被拍賣了，她的命運將如何？而艷女迷惑有婦之夫，死神正向她一步步逼近……。一章章扣人心弦、驚心動魄的序幕，正呈現在您眼前……

目錄

記者車中艷屍	7
肚皮舞	31
獵人獵財	48
艷女迷魂	62
電話・電話	78
遊俠	94
怪賊	133
手槍與柺杖	159
男女雙煞	169
響尾蛇窟	193
愛無盡仇有期	204
雲霄飛渡	217
霧中人	239

記者車中艷屍

她被人塞在我車子的行李箱中，人是死的。

夜裡，我孤獨地站在鄉間的小路上，雨水大顆大顆的灑在身上，澱濕雙腳；我緊握手電筒，兩眼瞪著那具屍首，渾然忘卻寒冷及濕透的一身。

一個閃電挾著迅雷，突破濃墨般的天際，震撼著大地。剎那間，怪誕的藍白色閃電照亮眼前這恐怖的景象。視野所及只有路旁積滿水的排水溝，一個長滿紅鏽的刺鐵絲籬與一片泥濘的田野。

然而，視線中的中央卻是在我車子行李箱中的女人屍首。閃電照亮她慘白的臉，瞳孔已放大的雙眼，不甘心地睜著；在閃電後，這印象依然如鬼般浮現眼簾，暈黃的燈光，使我能更詳細的了她。

她三十歲出頭，長得十分吸引人，身著一套黑色的衣服及一件已被拉開的薄外套。她的死因非常明顯，在她的額頭上有一個彈孔。

我麻木的頭腦有如在夢魘中掙扎一般；無疑地，她是由金士堡被我一路載來；自兩個小時前

離開那兒以後，我途中甚至沒有停下來加過油；如果不是高速公路施工使我走這條便道，如果不是在大雷雨的夜裡，我駛入路中的一個洞中，弄破了車胎，否則這位女「乘客」將會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隨我一起旅行到紐奧良去。

我突然發現自己左手抓著車箱蓋，如同雕像般僵硬地站在那兒。

在震驚之餘，我第一個本能的自衛反應是想把她拖出來，換好輪胎，然後走得遠遠地。

但是，理智告訴我，絕對不能如此衝動，畢竟她不是自己願意爬進來，而是某人把她塞進去的。這與我所不知道的某人或某事有關，如果我就此溜走，則可能有不良的影響。

我腰彎得更深，用手電筒透出的燈光檢查行李箱內部。微弱的光亮照著備胎、千斤頂以及角落的一堆破布。然後轉到女人屍首上，我發現由她後腦流出的血染滿了車墊。

我強迫自己更詳細的打量她的臉孔；我在金士堡那個小鎮住了半年，已經足夠讓我認得鎮上大部分的人；但我有自信在幾分鐘前打開車箱之先，絕對沒看過這個女人。

我注意到她腳邊的一個東西，她的皮包。

我伸手拿出來，然後蓋上車蓋，暫時回到車內躲避風雨與寒冷。我發動引擎，打開我這部老爺車唯一還沒壞的暖氣。

絲絲暖意吹拂到身上，我逐漸不再發抖；點亮車內的小燈，打開那女人的皮包，把東西全倒

在前座，希望能找到一些證明文件。

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一束大約六封左右的信，它們用橡皮筋束在一起。

我把帶子解開，所有的信都是寄給住在安昔那鎮梅伯利路一二一六號的閔可娜；這可以證明爲什麼我不曾在金士堡見過她。安昔那鎮離金士堡三十哩，是個和金士堡差不多大小的小鎮。

然後，我越看信封上的筆跡越熟悉，突然，我再度受到震驚，上面竟然是我的字跡。

很快地，我打開其中一封，察看信尾的署名，不錯，「傅蘭克」，這正是我的名字，而且也是我親筆的簽名。

血往上一衝，我開始看信的內容；才看到一半，我拿信的雙手不禁顫抖起來，但是這次不是因爲寒冷；這是一對非常親密的私人情書，在法庭裡會因爲太親密而禁止公開朗讀。

信很短，但是信內的意思很明顯；這個與我同名、筆跡一樣的人，在信裏表示他不由自主的愛她，要她避開她的丈夫閔賽門和他暗中幽會。

我以不穩定的手指翻開了其它的信封，信上的郵戳顯示，它們都是過去兩個月內，由金士堡寄出的。

最近的是兩天前才寄出，我抽出信箋，信文十分簡短：

『我最親愛的可娜：

真不敢相信兩天內妳將完全屬於我，不用再撒謊，也不用再幽會；今早我辭掉工作

，星期五晚上八點，我將到安普那公車站拐角接妳，我已在紐奧良爲我們訂好房間。

妳愛，傅蘭克

我盯著信紙，慢慢地眨眨眼；雨水規律地敲擊著車頂，濺在擋風玻璃，流到車門上，雷電交加，我突然有個怪誕的感覺，好似自己走進惡夢裡一樣。

我正如這封寄自金土堡的信上所言，在那天上午辭去工作，也在紐奧良一家熟悉的小旅館訂好房間，而且正準備前往居住。

但是，我只爲自己訂了房間，我可不知道我會帶個伴——可娜。

我翻翻她皮包，裏面有唇膏、粉餅、別針、鑰匙等一些女人常用的東西，然後發現小錢包中有將近一百元的現金，以及上面有閨賽門太太字樣之信用卡和駕駛執照。在一個塑膠套中放著幾張照片，裏面的主角大都是她以及大概是她丈夫的合照，另外還有幾張大概是她朋友的照片；全部都是成人，很顯然她沒有小孩。

翻到最後一張相片，可使我目瞪口呆，那是我的照片，而且在一角還有我親筆寫的，「親愛的可娜，我愛你，至死不渝。傅蘭克。」

一個人身心所能容忍是有限的，在經過連番的震驚後，我已經快要面臨崩潰。

我半癱地躺在座椅，暖氣的風扇依然呼呼地響著；我的頸上卻泛著絲絲寒意；最後我逐漸恢復正常，我可不能在這鬼地方待上一晚，我必須做些事以求自保。

我把東西塞回皮包，把它塞在後座我的衣箱和衣物間。

然後，我扭亮手電筒，翻起衣領，再度回到雨中；我期望有奇蹟出現，使可娜消失；把行李箱蓋打開，但她還是躺在那兒。我忍著一般人對屍首的感覺，把它推離備胎。就在此時，我第一發現她那口綠色的皮箱正放在一角，我的一口皮箱上面。

弄了一身濕泥，我把車子從洞裡頂出來，並換好備胎。

然後，我回到車上掉頭；幾分鐘後，我便到達一個離高速公路不遠的小鎮上。

在通宵經營的店內換好零錢，進入街角的電話亭內，我先打電話給紐奧良的旅館；接通後，我說，「我叫傅蘭克·裘生，我要查詢一下我訂房間的情形。」

「是的，請您等一下。」

他幾乎立刻回來，「是的，傅先生，我們接到您的電話與稍後的電報。」

「電報？」我茫然地問。

「是的，您要我們將您預訂的房間改爲雙人房。」

隨著從電話旁流過的水流，我突然感到電話亭壓迫得自己無法呼吸。

「傅先生，您希望我們爲您做什麼嗎？」

我用手背揮去額頭上與雨水混在一起的汗珠，「麻煩你把我所訂的房間取消……。」

我一身冷汗地回到車內。我突發奇想，自己可能是健忘症下的犧牲品；我的確是和這女人有一手，而因某種原因我將她殺害，同時因爲驚嚇使得我完全忘記這件事。

然後我自己了解，這完全是一種妄想，我只是亂了方寸而已。有個人謀害可娜是沒錯，但那絕不是我幹的。整個精心設計的計畫，目的在讓人以爲我與可娜今晚有個約會，而到時可能因爲她最後改變主意或其它原因，使我一怒之下殺了她。

無疑地，紐奧良的警員們已準備好要搜索我的車子，不是在路上爆胎的話，我根本不會在路上打開行李箱，必然是直接開到紐奧良；他們一定會發現可娜，而我則是跳進黃河裏也洗不清。

我用心想著過去六個月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希望能從中找到一些線索。

六個月前，我落魄的駛入金土堡，急需找個工作。最後在金土堡記事報——一家小地方日報找到工作。

小鎮以及工作都令人非常愉快，但是正如往常一樣，在住了半年後，我又靜極思動，想啓程尋找一處更好的地方；我今年二十六歲，未婚，沒有家，自退伍到現在已整整四年，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各地流浪。還有太多的東西我尚未見過，我不會安頓下來。

有一件事使我很不願意離開金土堡——愛梅；每個地方都有漂亮女孩，但是只有金土堡裏有愛梅；稍後，我發現她很愛我，然而更讓我感到害怕的是我對她也有同樣的感覺。似乎我可以聽見結婚的鐘聲響徹雲霄，所以我爲一個兩腳發癢的人做了明智的抉擇，我辭掉工作，和愛梅吻別。

我根本沒料到車上會有可娜這條「黃魚」。

高速公路沿途有許多沼澤，我可以輕易地把可娜拋掉，也可以把信件以及照片等一起燒掉；但是，我相信可能還有一些信或照片安排好在她家裏面。而且我怎麼向警方解釋在紐奧良訂的雙人房與後車箱中所染的血跡呢？

總之，我必須查出可娜爲什麼會在我行李箱內？是誰把她放進來？這答案一定在安昔那或金土堡。

兩個小時後，我回到今天下午才離開的金土堡。時間已近午夜，除了高速公路通宵營業的服務站外，整個鎮沉睡在風雨中。

我開車到金土堡中最要好的朋友寶迪家去。他和我一樣是個標準的棋迷，我們一起在派特酒店中喝酒、下棋；共同消磨許多時間。

如果要說誰？那也只有寶迪才能給我有關賽門與可娜的消息。

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鎮頭一棟搖搖欲傾的大廈裏。當我把沾滿泥污的老爺車轉進他家院子時，我發現寶迪的房間仍透出燈光。他是位年紀和我相當的單身漢，我知道他晚上有看廉價小說的習慣。

我敲敲通往他房間的自用門；門打開，裏面透出的燈光映在他六呎健壯的身體以及一頭的濃髮上；再看到我，他自然很驚訝，我們兩個人幾個小時前才在派特酒吧互道珍重，並下了最後一盤棋。

「傅蘭克！有麻煩啊？我以爲你早走了呀？」

寶迪每次覺得驚訝時，都是用這種拉長的語氣說話。

「我已經走了，」我說，「但是，我又回來了。」

他把紗門推開說，「進來吧！你看起來好像濕透了。」

我走進去身上的水滴在地板上；他有著典型單身男子的房間，鹿角以及其他獵物的頭和獵槍一起掛在牆上。一個頂著天花板的書架放滿廉價書，其中一層放了一架電視；他正在看的小說攤開在床上，旁邊的小茶几上放著一罐啤酒和他的煙斗。

「發生什麼事？」他帶著好奇的眼光注視我，「是不是車子壞了？」

「有點像，寶迪，我希望你幫我一個忙。」

「沒問題，要不要來瓶啤酒？還是最好來杯波本酒，你看起來好像已經淹得半死。」

「波本酒似乎不錯。」我點頭答應，身子發抖，衣服是又黏又濕。

「你得把這些濕衣服換掉。」他從酒櫃拿出一瓶威士忌酒。

「沒時間了，謝謝。」我一口氣喝下他遞過來的酒，當酒精的力量在體內擴散時，我感到全身暖和起來。

「寶迪，」我說，「你在這兒住了大半輩子，你可認識一個叫閱賽門的人？」

當他坐到床邊順手拿起啤酒時，彈簧發出嘆息的聲音。他好奇地看著我，「閱賽門？」他皺眉，「你是不是說住在安昔那的郡方查賬員？」

「我想是吧！不成有兩個閱賽門住在安昔那？」

「據我所知是沒有，」然後他笑著說，「傳蘭克，我發誓你一定是爲我的藏書而來；下午咱們一起在派特那喝過送行酒；可是你現在半夜跑到我家來敲門，希望知道郡方查賬員閱賽門的事，怎麼啦？你是不是在挖什麼新聞？」

「不完全是，你說說他的事。」

寶迪聳聳肩，「你想知道些什麼？他在那兒做查賬員做了許多年，我所知道的就是這點。」

「他結過婚沒有？」

寶迪點頭，「結婚了，他太太的娘家聽說是住在金土堡這兒。」

我拿出一張可娜皮夾內的照片，「這是不是閔賽門夫婦？」

寶迪把玩著照片，「好像是他們。」他慢慢地說，「但是我沒有把握，我和他們並不很熟，我唯一一次見到賽門的時候是我到那兒打官司。」

「你知道鎮上有誰會認得他們？」

寶迪瞪著我，「你真的很神秘；蘭克，你到底在賣什麼關子？」

「等一會再告訴你。事實上，我麻煩大著，也只有你能幫助我。」

「自當盡力而為，傅蘭克，不是很嚴重的事吧？」

「可能哦，回到正題，你想金土堡裏是不是很多人認得他們夫婦呢？」

寶迪咬著煙斗沉思，「噢！我想會有不少人，你知道一個小鎮的情形，而賽門太太又沒有親戚住在這兒。」

我把剩下的酒喝完，心中估計賽門夫婦是誰，還有，差不多金土堡的人都可能認識他們。

但是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又有誰如此惡劣與瘋狂，他不但謀害可娜，而且把一切的事情都佈置的像我幹的一樣呢？

我在房內踱著方步，試著一步步回想今天下午的事。如果我能找出究竟在什麼地方被人把可